

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胡海明



在我的书房一隅，放着一台半成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艰难岁月，那可是母亲的“专属用品”。圆圆的上轮，因为母亲时常用手转动，经年累月，金属的上轮已被磨得锃光瓦亮。几次乔迁，妻子都有将其贱卖给收废品的图谋，但每次都被我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放弃了念头。这台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随着我们一起迁徙，他就像一个时间老人，见证着岁月巨变。有时，呆在书房久了，我会慢慢转动那只被母亲的手无数次抚摸似乎还留有余温的上轮，缓缓拨动，仿佛我又听到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时急时缓，熟练踩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声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却心灵手巧的女性。多年前，母亲江苏老家连发水灾，为了活命，她随隔壁的大伯坐着小舢板，颠簸漂游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来到灯红酒绿的夜上海讨生活。那年，母亲17岁。裁缝店的老板见母亲长得很乖巧，便留她下来干杂活。稍有空闲，母亲便看店员帮顾客量体裁衣、踩缝纫机；店员不在的时候，母亲还会上机试试。有一次，一位店员生病没来，而一大堆待加工的布料需要马上赶出来。正当老板为缺人手发愁的时候，母亲怯生生地说道：“能不能让我试试？”老板看着母亲，带点疑惑地说道：“你会——踩缝纫机？”母亲自信地点点头。老板让母亲上机试试，看到母亲有板有眼的样子，脸上溢出了喜悦。母亲也由专司杂活转岗成为量体裁衣的裁缝。

后来，母亲成为一名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由于母亲会做衣裳，每年春节前的几天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光。这时，善于过生活的母亲会将平时辛辛苦苦积

攒下来的布票去百货大楼为每个人扯上一块布料，后面几天，母亲则是连轴转，为全家人度身定制过年穿的新衣服。那几天晚上，我们一觉醒来，总隐约听见隔壁小房间里不断传出“咔嚓咔嚓”的踩缝纫机声响。街坊邻居知道母亲会做衣服，也会拿着布料，带着人，上门请母亲裁剪新衣。母亲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有的邻居过意不去，会带点东西或略付酬金，这时，母亲会沉下脸，低沉地说道：“拿回去，否则，我不做！”事后，母亲叹口气说道：“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

有一次，时装公司下属的服装厂接到一批外贸订单。这批服装对工艺要求比较高，服装厂的领导找到早已名声在外的母亲，请她帮忙赶制200件套装。那段时间，为了赶制这批衣服，母亲简直成了“拼命三郎”，终于，劳累过度倒在了缝纫机旁……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里再也听不到那种熟悉的声音了，那台缝纫机也成了闲置物品。有时，我经过裁缝店，便会停下来，侧耳倾听踩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声响。时间在平淡的记忆长河中静静地流淌，如今，我们的生活已是旧貌换新颜。逢年过节，我们再也毋须为穿新衣服发愁了，想穿什么款式的衣服，只需去时装店买现成的或定做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母亲为全家赶制新衣、一针一线钉纽扣的美好时光。偶尔，妻子兴起会用双脚无规则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我凝视着妻子双脚踩动的模样，眼前仿佛出现了叠影，又穿越到了母亲的年代……

前些日子，街道筹建一个反映人民生活变迁的老物件展示馆，向社会征集有年代感的老物件。这一次，我没有吝啬，慷慨地将那台母亲使用过的缝纫机捐了出去。展示馆开馆后，我常会去看看，那里有母亲的身影，也有我的思念。

老又何妨

□詹超音

说，欲望已逝，剩下没几个愿望很好把握。老就老呗，人人都会老去，老了变亲和就是了。愿望比欲望简单，若无争，就能生存。

笼子里一头老狮子，整天闷闷不乐，不吃也不喝。饲养员找来几只狗崽与狮作伴。小狗们爬上爬下，扒老狮子的头，舔老狮子的脸，逗乐了老狮子。老狮子动弹了，进食了，与小狗们亲热无比。是什么治愈了自暴自弃的老狮子？是玩儿。

看我们的老人，那些快快乐活的老人食量都挺好。

向歇息场所望去，椅凳的占领者基本都是老人家。老人们不多话，干坐着，就为刷个存在感。小广场，色彩如卉，乐飞扬，舞翩翩，人生最后的舞兴像透了夕阳余晖。

看到了没有，快乐群生，所以人得合群。人生就像一场闹剧，落幕剧终，演毕好人坏人一同列队谢幕。

老去之路，是一个放弃的过程。老了不赶路了，心如止水静若安澜，待到无牵无挂时，身心自会安放到位。刚问过，前方幸福站、快乐站……古稀又怎样，老了又何妨。

走过村庄，走过岁月（组诗）

□丁惠忠

涂抹桐油的铁瓢散出一股油味

日子

雪落江南已等至秋粮入仓
朔风以匍匐的姿势
踏遍河流、泥土和荒草
像一头沉重的耕牛
在村子里哐叫、打汪、休憩

江海拓凿的岛屿，在人间
迎风挺立生长了1400年
这一季属于冬小麦，浩瀚
在田野蔓延，我的村庄
成为蓝色的海洋，波涛般
填满未来灿烂的时光

农具

我又一次走过村庄，闻听
有人敲击硬物的噪音
莫不是哪个儿童在破冰玩耍

我绕进程叔家宅院，屋檐下
悬挂一排黑沉沉的铁制农具
仍有打理污迹的回声

忙完一年的农具，歇下
与晴空相聚泛起庄严的光泽

卖羊

一群羊挤在羊舍，如兄弟姐妹
早已备妥吃的桔秆、花生藤
和白菜叶
固定围栏杆一坛坛瓦钵盛满
清水
腊月里最后照顾一段日子

程叔说得坦然，似羊的亲人
有一天凌晨，他把羊喂得肚子滚圆
抱上三轮车拉到小镇市场
收羊人候在牲畜档张望

程叔经过油条、大饼、热粥的早餐店
一根根拴羊的绳子，卖羊的钱
揣进他陈旧的人造革皮包里
急匆匆一路沉默地带回村庄

待播下稻谷、玉米、黄豆的种子
那些洗净晾干的羊绳
依然露出一层黢黑的芭浆
系上新买的一群羊羔

我想这也是他田地里的一颗种子
像过日子的庄稼，岁月岂能抛荒

生活

在村庄里的人
都是我的家乡父老
他们禾苗般无修饰的语言，
和生活
像一本藏身乡土的哲学书

我每一次走过村庄
走入田野的内部
不知不觉间，变成壮硕的硬汉
有一页写满致敬土地和粮食的文字

雨中即景

□浦东新区昌邑小学(大华校区) 五(2)班 沈运峤

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早晨的空气清新，窗外的天空万里无云。没想到过了一會兒，天空逐渐变暗，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铅色的云，像赶集似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这里赶来。

天上的云越来越多，黑压压一片，好像随时就要压下来。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闪电，闪得发亮；然后又出来一道，紧接着又响起了几声雷声。就当我已经吓得心惊胆战时，只见天空中落下了几滴雨点。

雨点落在玻璃窗上，发出了“滴滴嗒嗒”的响声；后来雨下大了，逐渐在玻璃窗上连成了一条线，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水滴在地上聚成了一个一个小水坑，雨越下越大，远处的建筑已模糊不清，看不出来是什么样子；再往近处看，小区里的树木也被这大雨洗了个澡。

渐渐的雨小了，声音也不怎么大了；又过了一會兒，雨停了。太阳公公也突破重重阻挠，再次站在了辽阔的天空中。

原本宁静的小区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马路上人来车往充满了生机，小花小草仿佛在雨后舒展着身姿，一个个小水坑如同未打磨的镜子，反射着清新绚丽的色彩，我抬头一望，哇，是一轮漂亮的彩虹！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石路

我的人儿
在出生时已注定
父母在哪儿，我在哪儿
风中掠过的是我的细胞
花儿是我最初成形的胚胎

我是父母的儿子
也是你的儿子
因为父母说
他的接力棒总要传给我
他的衣钵是我拽着的生命
在你这片生来潮涨潮落的地方
让我一往无前，永续奔跑
去筑起心中的暖巢

前辈撑起的大船

载着父母及许多开拓者远航
一直、一直颠着波浪
目光中，摇晃着驶向梦的地方
这里是伊甸园，是桃花岛，
奥，是人间最初的向往
风风雨雨打不住脑海的执拗
春夏秋冬难掩心中勾勒的肖像
从跳跃着到步履蹒跚
一头硬刺的头发耷拉下来
我也竟然悄无声息地长大
此刻，在你的名字里
我成为一撇一捺
而在你心里
我可以射出春天的目光

在面朝大海的无数轮回里
终有一天
我也会走向父母那里
和父母一样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我会用尽力气告诉他们
在这片凹凸有致的岛上
在可以为后人称为生态的地方
有我来来回回写下无数的诗行
每一处细小的印记
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宠溺
这可以让生命在此飘荡
也能使更多人嗅到一丝芬芳
你的，会是代表着永恒
我的，只是念着恩